

# 和知名作家一起发布新书

□ 谢金凌



日前,我和知名作家、画家、学者王川爷爷一起举行了新书发布会。活动中,王川爷爷发布的新书是《黄公望》,我的新书是《与诗词共成长》。

《黄公望》是一部长篇艺术家传记,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,生动评传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的一生及其影响。

黄公望是元代画家,籍贯常熟,

是江苏历史文化名人,列“元四家”之首,作品很多,尤以《富春山居图》最负盛名,是世界级的瑰宝,他对后世中国画影响极大。

《与诗词共成长》是一本与诗词有关的故事书、参考书,由江苏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书中记录了我与诗词的成长故事,多次参加比赛的经历,介绍了与传统节日、节气有关的诗词。同时,不仅选取了300多名名家诗词,进行释义、赏析,还收录了我自己创作的365首古体诗。

说起来,我和王川爷爷算是因书结缘。

记得那还是2020年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王川爷爷到我的学校举行镇江日报社小记者活动的讲座,内容非常精彩。听他介绍,镇江博物馆前的雕像是他设计的,还写过很多书。其中,有一本关于恐龙的故事,我特别想看。

但我和爸爸去了几家书店,还到网上查找,都没有找到这本书。没想到,到了“六一”儿童节,爸爸拿给我一本书页泛黄的《魔鬼湖的奇

迹》。翻开扉页,上面还写着“金陵同学存读”,落款是“王川,2020·6·1”。这是一本出版于1979年的书,王川爷爷特意在旧书网上找来,签名送我的。我实在是太开心了!

这是一本科学幻想故事集,里面有三个故事《魔鬼湖的奇迹》《神秘的七彩山》《飞碟来客》。书里的文字和插图都是王川爷爷亲手完成的,我对他的敬佩又加深了一层。

后来,我将这个故事写成了一篇文章《意义非凡的儿童礼物》,在那一年7月2日的《京江晚报》小记者版面上头条刊发,记录下了这件事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

五年级的时候,我发表第二本作品集《天地沙鸥》,又有幸请到王川爷爷亲笔题写书名。之后,他还把这幅书法作品赠送给我。

没过多久,王川爷爷出版《王川画集》。在当时的新书发布会上,他又为我在新书上签名“金陵小友正,王川”。我们还在活动现场合影留念。

这一次也是非常感谢王川爷爷

的提携和邀请,让我有机会和他一起发布新书。在现场,我感觉我们两人的缘分又近了一层。他的新书是《黄公望》,黄公望最著名的作品是《富春山居图》,而我的新书《与诗词共成长》也讲述了与《富春山居图》有关的诗词故事,还配上了《富春山居图》的插图……

当天的活动中,我们还相互签名、互赠新书。王川爷爷说,30多年前,他曾在一次新书首发式上为一名少年题词:“希望有一天你签字给我送书”。而如今,这句话,这个愿望在我身上实现了!我感到特别的荣幸。

感谢王川爷爷一直以来的关心和鼓励,就像我10岁文章结尾所说:我希望自己长大后,可以成为像王川爷爷那样的大作家;也希望自己可以写出有意思的故事,让以后的小朋友看到……



## 奥兹笔下的爱与黑暗(二) ——走读在文学大师的故乡

□ 范德平

奥兹在中国作家圈很得人望。莫言、阎连科、毕飞宇称奥兹是自己文学上的导师。

莫言更有感言:《爱与黑暗的故事》具有《圣经》般的宽容与诚实,是奥兹先生的“圣经”,人们读它的时候,也就参与了其中,它将成为所有善良人的“圣经”……莫言高论褒贬可听。毋庸置疑,奥兹的故事情节向前推动的时候,会把我们的故事也带入其中,让我们读到自己的灵魂的秘密。

奥兹是以色列文学的一座高峰,他拿过歌德文化奖、卡夫卡奖、阿斯特图里亚斯亲王奖,生前还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,好多年在赔率榜上都遥遥领先。有评论说,没有获得诺奖,既是奥兹的遗憾,也是诺奖的遗憾。奥兹说,得到相应的关注和承认已经足够,过多荣誉将人埋葬。

奥兹是希伯来语作家,用希伯来语写作,对奥兹来说是别无选择。他的父亲能读十六七种文字,能说十一种语言。母亲讲四五种语言,能看懂七八种。但他们只教奥兹希伯来语。他们害怕下一代懂多种语言后,会受到欧洲大陆奇妙而富有杀伤力的诱惑。

“希伯来”意为“渡河而来”,希伯来文只有二十二个字母,它犹如生命之树,是万物的基础。奥兹用希伯来语做梦和做梦、大笑和诅咒。

希伯来文精炼并具有简约之美,通常一个三个字的句子,翻译成其他语言,至少要用上七八个字。它另外的妙处就是具有“弦外之音”,书中的叙述也因此带有不少模糊的诗意,这使得故事中呈现出了许多意义深刻的隐喻和象征。

奥兹对词的多义性有浓厚的兴趣,在第一章就不惜笔墨渲染一番——每当客人在谈话中说“我胆怯”时,奥兹就捧腹大笑。在日常希伯来语里,“胆怯”一词还有“放任”意思。当他爸爸在说北约国家和苏联搞“军备竞赛”时,也是一样。“军备”一词在希伯来语里是“做爱”的意思。奥兹在说“搞定”这个绝对无章的词汇时,他爸爸总是把脸一沉,奥兹不明白这个词为何让他那么紧张。多少年过去后,奥兹才知道“搞定”是指让一个女子怀孕不跟她结婚。

汉语也和希伯来语一样,这些例子也是俯拾皆是。甚至学者研究了古丝绸之路的历史后认为,汉语和希伯来语血脉相连。

“文革”前,天安门东侧的北京劳动文化宫有举国轰动竞猜活动,制谜高手利用了汉语词义的丰富和多义“与虎谋皮”,一个词两盆的意思,其中某个扣住谜底,使猜谜变得妙趣横生。偶尔在微信上看到这样一个段子:主持人问女嘉宾,一个男人吃伟哥的目的是什么?女嘉宾红着脸没有答案,怩怩了一阵后说:“想不出来。”主持人拊掌告诉她:“恭喜你,答对了。”女嘉宾脸更红了……

语义的多义性、不确定性,也体现着一种语言的丰富和幽默。语言就这么神奇,一种意思通向另外的意思。长长短短的句子不露声色,在一种意思中隐藏着另一种意思。另一种意思形同隐士神隐其间。只有当他撕下面具,你才会看到另外的生猛真相。

地陪雅伦惊讶于我对奥兹的熟悉程度,特地为我开了“小灶”,我兴高采烈,由雅伦牵引着去古罗马大学参观。奥兹曾在这所大学任教,他是一个富有爱心、自律、谨慎的人,这里的师生为有奥兹这样一位校友而感到自豪。描述奥兹,无须倾筐倒篋搜括所有的词语来堆砌,他们只用三个“爱”就精准地概括了奥兹,因为他姓氏和名字以及他多年居住的小城的名字中都含有“爱”这个音。有一个生动的事例可以佐证奥兹的爱心:他家养了一只猫,老得几乎走不动路了,还患有糖尿病。奥兹每天亲自给它注射胰岛素。

在“本大”,坐在奥兹曾坐过的办公桌前,听说了他更多的身世。希特勒对波兰开衅的那年,奥兹来到了人间。他出生在耶路撒冷一户东欧犹太人移民家庭,他和他的国家一样,几乎在同时经历了成长之痛。这种疼痛是历史的遗传。有人用一个词来描述这种疼痛,这个词就是匮乏。缺水、缺水、缺水、缺少面包和奶酪……唯一不缺的就是敌人。巴勒斯坦自然条件十分恶劣。大文豪马克·吐温这样来形容它:“在世界上最凄凉的地方中,这里首屈一指。寸草不长,没有希望。”犹太人在这里不仅要与天斗、与地斗,还要与人斗。要说犹太人四面楚歌,一点也不过分。

在当时的这个世界上,满墙涂鸦:“犹太佬,滚回你们的巴勒斯坦去!”于是犹太人说,好的,我们走吧。但当他们回到了巴勒斯坦,而另一个声音又朝着他们叫嚷:“犹太佬,滚回巴勒斯坦!”犹太人问:我们滚到哪里去呢?尽管犹太人唇焦舌干,早就被整得疲惫不堪了,但犹太人与世界的争吵远未结束,他们想不到,一个家园竟如此遥远。

《爱与黑暗的故事》一向被视为奥兹最优秀的作品,书中优美动人的文字和惊心动魄的场面,深深打动了奥斯卡金像奖得主、出生于耶路撒冷的娜塔莉·波特曼,这位哈佛大学毕业的才女对故乡怀有深厚情感,她将《爱与黑暗的故事》改编成电影,亲自执导并出演女一号。我也看过这部电影,虽说影片风格沿袭了小说的诗意气质,同时情节环环相扣引人入胜,但电影的情节在时间和空间上推动得太快,略去了许多至关重要的情节,其容量远远比不上小说,对于喜欢文学的人来说,我觉得还是慢慢读小说为好。

作别“本大”,没有什么比参观基布兹更让我动心的了。基布兹的确是个谜,吸引着无数的观光者。

基布兹是“各尽所能,各取所需”的社会主义乌托邦,一种比欧文“空想社会主义”更为先进的社区组织。在这个有限的、有边界的社区里,犹太人的精神空间,用任何形式度量,都是无限的没有边界的。它是我眼中的“桃花源”,一方黄发垂髫的乐土。我把它称作:共产主义的小模板。

## 我家的笨笨

□ 田红建

清晨起床,我发现我家的笨笨死了。

笨笨是我养的一只白色虎皮鹦鹉。说起笨笨,那还是五年前春节后的一个上午,我在小区中央小公园的跑步器械上锻炼,忽然一只白色的虎皮鹦鹉飞来,落到小公园边上的瓜子黄杨上。在鹦鹉飞来的同时,也引起了一条大概两月龄左右的小黄狗的注意。只见小黄狗手蹑脚地向着鹦鹉一点点靠近,突然发力,这小家伙竟真的把鹦鹉扑倒了,然后用它的小嘴就咬到鹦鹉的头,看到鹦鹉抽搐“横祸”,我赶忙跑过去,小黄或许也没打算把得到的猎物怎么样,看到我过去把鹦鹉往地上一丢就跑了。

鹦鹉显然被刚才突如其来的小

黄吓得不轻,虽然“狗”嘴逃生,但浑身颤抖,我赶忙把它捡起来,它卧在我手心,一双惊恐不安的眼神盯着我。我给它说不怕、不怕,看它没有飞走的意思,我把它带回家,找了个纸箱放进去,再放个盘子,撒点小米,等过几天看它能飞就让它飞走。

过了几天,这个小精灵对我家的环境熟悉了,胆子也大了,我说把它放飞,但它好像不打算走了,我女儿说那不如就养着吧,养着说不定还能说话。于是我从网上买来鸟笼,给它一个“家”,我女儿说爸爸你给它起个名字吧,我说好吧,让它走它不走,真笨,就叫笨笨吧。随着跟笨笨相处时间久了,这小家伙还真有灵性,虽然不会学

人说话,但能听懂别人说话,有时我嫌它在笼子里久了就把它放出来,它好奇地在屋内各个房间飞来飞去,但最后还是喜欢阳台,因为那里有它的“家”——鸟笼。

后来女儿到外地上大学,我家的笨笨就更像家庭一员一样,早晨天微亮它就起床叫,不过我也慢慢习惯了。它耳朵特别灵敏,晚上我下班回家,一开门,它就叫,我也吹个口哨回应一声,时间长了,只要听到我晚上开门声,它就用欢快的叫声来欢迎我。打开鸟笼让它自由飞翔的时候,我只要说一声“笨笨来”,这时小家伙就会落在我的手指上。

一个懂懂鹦鹉的朋友来玩,我请他看我家笨笨是公鸟还是雌

鸟,朋友看了下鼻子,说是公鸟。于是,我在淘宝上订了一只半年龄的绿皮雌鹦鹉,鹦鹉到的时候,或许是陌生的环境让它害怕,它呆呆地看着我,我想了想,算了,就叫你呆呆吧。有了呆呆后,笨笨果然殷勤多了,但是呆呆并不急于接受笨笨的表达。但是笨笨不放弃,每天围着呆呆唱歌,直到后来相互喂食表达爱意。我买来鹦鹉孵卵的鸟箱,放在鸟笼里面,呆呆钻进去不出来,对给它准备的“产房”挺满意。过了几天,我发现呆呆就整天卧在鸟箱里,吃喝都由笨笨喂食。大约二十天时间,我听到鸟箱里隐隐约约有小鸟的叫声,看笨笨吃食、喂食的次数明显增多,我知道,笨笨当爸爸了。

## 父亲爱唱快板

□ 林金石

“嗒一唧唧一嗒一嗒一天安门广场多么壮丽,长安大街贯东西,清风徐来吹人爽,东方微微露晨曦……”下班回到家时,刚到门口我就听到从屋里传来一阵清脆的节拍声,随后是一阵洪亮的说唱声,是父亲在唱快板!

父亲唱快板已有十年了。每天早上吃过早饭,他就会拿上快板开始一天的生活了。

起初,我和母亲都非常反对父亲唱快板。尤其是母亲,一听到父亲唱快板就非常生气:“你整天唱这个,吵死了,要唱就到外边唱去,别在家里唱!”为此,父亲也曾和母亲拌了不少嘴。那时,我也觉得父亲唱快板确实很吵,于是也

心生不满,取笑道:“爸,您说您唱这个有啥意义呢?又不能赚钱,瞎忙活的!”

父亲听了,把脸一沉,说道:“你这话说得就不对了,我唱这个可不是为了赚钱而唱的,你想,现在生活节奏那么快,年轻人谁稀罕这个?而老一辈呢,你看看小区,有谁会?这个快板呀,它是一种文化,一种艺术,而我只想传承它,也希望有更多人去传承。要是你不唱我不唱,它可要失传喽!”

父亲的这番话说得我很羞愧,一旁的母亲也默默地点头:“说得在理。”是啊!回首而望,儿时看过的木偶戏、马戏团、耍杂技等这些许许多多的民间技艺,如今已少

有见到了。儿时每逢过年过节,村里准会来一队唱戏的表演的,那时候,我们总会匆匆吃完饭然后跑出去看,看了一场又一场,不愿挪动一寸脚步。可如今,所有的这些,我们应去哪里追寻其踪迹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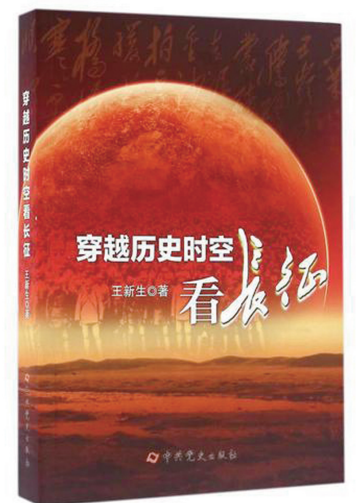
我对父亲说道:“爸,要不咱们开个快板培训班,自愿学习,免费授课,怎么样?”父亲一听,马上乐呵呵笑道:“好主意!”说着,父亲开始筹备培训班的工作了。

刚开始的时候,有个别邻居因为急于求成,所以经常被快板打到了手指,手指都打出了血,于是便有打退堂鼓的念头,父亲马上对其进行开导。就这样,在父亲的耐心带领和教导下,渐渐地,邻居们也都爱上了快板。尤其是李叔,随身都携带着快板,只要一有空,他就

## 回望史诗般壮阔的红军长征

——读《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》

□ 钟芳



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,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,从南方转移到北方,跋涉千山万水,历经二万五千里行军,谱写了一部惊心动魄的英雄史诗。近日拜读了王新生所著的《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》(中共党史出版社)一书,令人读完犹如回到了那个既艰苦卓绝,又荡气回肠的峥嵘岁月。

“十月里来秋风凉,中央红军远征忙,星夜渡过于都河,古陂新田打胜仗。”当年,濒临绝境的红军队伍从江西赣州的于都河畔出发,开始了举世瞩目的长征。长征途中,红军战士血战湘江、四渡赤水河、勇夺娄山关、巧渡金沙江、抢渡大渡河、飞夺泸定桥、穿越雪山草地,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,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,胜利完成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,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,为国家独立、民族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不久,毛泽东说:“讲到长征,请问有什么意义呢?我们说,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,长征是宣言书,长征是宣传队,长征是播种机。”正如毛主席所言,长征的胜利,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空前壮举,是一曲响彻云霄、震惊世界的革命英雄主义凯歌。它以崇高理想铸就的坚定信念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、勇往直前、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,获得了一种全人类意义的永恒性,矗立起一座穿越时空的巍峨

丰碑。

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一件事,国内外许多作家记者,都不惜笔墨讲述和描写这段令人热血沸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,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。陈云堪称向世界宣传长征的第一人,他的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在巴黎《全民月刊》上发表,成为历史的见证。聂荣臻曾写下近5万字的《长征》,极具史料价值。很多老红军都以亲历者的身份写下了回忆录等文章,为弘扬长征精神补充了大量历史细节。

1936年6月至10月,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对毛泽东和红军进行了深入采访,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纪实文学作品《红星照耀中国》,把长征誉为“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”。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。出于对长征的推崇,40多年后,斯诺的老朋友、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足迹,历时74天,行程1.2万公里,完成了与长征有关的人物、事件的采

访,最终出版了纪实文学作品《长征——前所未闻的故事》,称赞“长征是不可比拟的,长征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奇迹,是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,将永远流传于世”。

当年红军长征的艰苦人人皆知,但是,千难万险压不垮勇往直前、具有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的红军战士。毛泽东著名诗篇《七律·长征》:“红军不怕远征难,万水千山只等闲。五岭逶迤腾细浪,乌蒙磅礴走泥丸。金沙水拍云崖暖,大渡桥横铁索寒。更喜岷山千里雪,三军过后尽开颜。”极其精炼地概括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,展现了一幅雄伟壮丽的历史画卷。

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,长征需要记录,需要挖掘,更需要一代代人的常读常新。作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的王新生,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研究,尤其是红军长征史的研究。他的《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》一书,以翔实可靠的档案资料

和亲历者的回忆史料为依据,吸收史学界长征研究的最新成果,再现了这段历史所见的无畏艰难险阻、不怕流血牺牲的远征。全书史实丰富,点评恰当,文字优美,兼具思想性与可读性,是一部宣传长征精神,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书。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真切地感受和认识长征精神的真谛和本质,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,坚定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明天。

掩卷沉思,一段岁月,波澜壮阔,永不褪色;一种精神,穿越历史,辉映未来。长征的胜利和长征中形成的伟大长征精神,是我们永远值得珍视的历史财富,将永远铭刻在民族的记忆里,生生不息、熠熠生辉。今天的我们,一定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,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新长征中,勠力同心擘画宏伟蓝图,砥砺奋进谱写壮丽篇章。

